

# 從優選理論探討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

鄭明中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 摘要

本文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探討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本文首先回顧徽語鼻化小稱的研究現況，緊接著介紹本文的理論架構－優選理論。研究顯示，徽語鼻化小稱的共時變異是透過一組共同制約（ $*V^{nasal}$ ， $*V^{oral}N$ ， $MAX-IO-\mu$ ， $MAX-BD$ ， $DEP-BD$ ， $MAX[nas]$ ， $ANCHOR-BD(L)$ ， $INTEGRITY-BD$ ）的不同排序而產生的。此外，在所有制約當中， $INTEGRITY-BD$  與  $DEP-BD$  的地位特別重要，這兩個制約的排序層級由低向高移動，一方面解釋了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動機，另一方面更直接支持了「輸出－輸出對應」的核心概念。

**關鍵詞：**徽語，小稱，鼻化，優選理論，歷時，對應

## 1. 徽語

「徽語」，舊稱「徽州方言」，是橫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的一個方言群，分為五個方言片：績溪片、休黟片、祁德片、嚴州片與旌占片（鄭張尚芳 1986）。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對漢語方言分區的描述，「徽語分布於安徽省舊徽州府與寧國府南部太平（今屬黃山市）、旌德、寧國三縣一部分地方；浙江省舊嚴州府；江西省舊饒州府北部浮梁（今屬景德鎮市）、德興兩縣」。雖然徽語橫跨江西（婺源）、浙江（淳安、建德）、安徽三省，但主體仍分布在皖南的績溪、歙縣、屯溪、休寧、祁門、黟縣等縣市。平田昌司（1998）的《徽州方言研究》是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徽語的專著，該書便是以皖南諸

---

\* 本文為作者 97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優選理論看漢語東南方言小稱詞的歷時演變」（NSC 97-2410-H-239-008）的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激兩位匿名審查人，他們通讀全文並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正建議，使得本文的論述更為清晰，減少可能產生的謬誤。

縣市的方言為描寫對象<sup>1</sup>。

由於戰亂、饑荒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大小移民潮不斷地由北往南移動，這對徽語產生很大的影響。皖南境內多高山峻嶺，不易與外界溝通，因而成為絕佳的避難地點（周有斌 2000）。西晉永嘉之亂，大量北人被迫南遷入皖。唐安史之亂及宋靖康之亂後，皖南的宣州、歙州與池州成為移民的主要移入地區，此三地因臨近長江南岸，是南遷移民的主要通道。元末明初，大量的江西人移入安徽，為徽語帶來贛方言的成分。清初，清廷與太平天國以此處為戰場，戰爭與瘟疫造成此區人口急速下降，清同治年間展開鼓勵移民的招墾政策，大量的河南、湖北移民遷入皖南（江巧珍&孫承平 2003；唐麗麗 2006）。據此，徽語可說是當地古代語言與移民語言相互融合的產物，是「在南部類型底層的基礎上受到北部類型的侵蝕而產生的方言」（平田昌司 1998:19）<sup>2</sup>。移民語言豐富了徽語的語言特徵，但卻也造成分區上的困難，「徽語」是否自成一區，學界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看法<sup>3</sup>。《中國語言地圖集》舉出幾條徽語單獨成區的理由：「古全濁塞音聲母，多數地點今讀送氣清音，送氣與否，總的說還看不出條例」、「鼻尾多脫落，但有以帶[n]尾作小稱」、「許多日母字今讀零聲母」、「泥來不分」等，其中帶[n]尾作小稱即為本研究欲深入探討的主題。

---

<sup>1</sup> 安徽省境內有多種方言系統並存，語言之間相互影響，因而呈現多元的面貌。《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安徽分為皖北與皖南兩部分。前者主要為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後者則相對複雜許多。根據孟慶惠（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的描述，皖南包括宣州吳語、徽語、湘語、閩語、客家話、畚話等。平田昌司（1998）將徽語分為「嚴州方言」與「徽州方言」，並指出「徽州方言是相對接近長江中游流域方言的一種混合性方言；而嚴州方言是在吳語的基礎上形成的過渡性方言。」

<sup>2</sup> 這種非中原漢族（即“山越”）的「底層」亦可由徽語區人民的生活、習俗、建築、藝術等面向看出端倪（趙日新 1997；江巧珍 & 孫承平 2003）。

<sup>3</sup> 根據周有斌（2000）的描述，徽語的分區大致經歷過一個「分—合—分」的階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漢語方言分區的調查，徽語（或稱皖語）因為同時具有類似吳語（聲調分陰陽去）及官話（無濁塞音）的特點而自成一區。二十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徽語被視為是北方方言區的次方言之一，如袁家驊（1983）就持這種看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徽語又單獨被列為一區，以李榮（1989）、侯精一（2002）為代表。更多有關徽語的分區、性質與歸屬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請參見曹志耘（1997）、江巧珍&孫承平（2003）、石汝杰（2000）、唐麗麗（2006）、王福堂（1999, 2004）、伍巍（1994）、趙日新（2005）、鄭張尚芳（1986, 2002）。

本文的討論架構，除第 1 節介紹徽語之外，其餘簡要敘述如下。第 2 節回顧徽語小稱的研究現況與侷限。第 3 節則說明本文的主要分析架構，「優選理論」及「輸出－輸出對應」。第 4 節則應用「輸出－輸出對應」來分析徽語小稱。本節除說明小稱類型的不同導因於相同制約的不同排序外，更進一步闡釋制約互動與小稱變化之間的相關性，將語言理論與方言研究相互結合。第 5 節總結本文的主要發現，並提出幾項相關的延伸性問題。

## 2. 徽語小稱的兒化音變

說明徽語小稱前，先讓我們來瞭解何謂「小稱」？「小稱」廣見於漢語方言，是漢語裡透過附著詞綴（bound morpheme）造成形態變化的少數方式之一。各地方言以不同的方式來形成小稱，因此也造成漢語方言小稱形態的豐富多變，漢語小稱常見的語音形式包含：捲舌元音（如北京話[ʅ]）、平舌元音（如揚州話[i]、梅縣話[e]）、邊音（如杭州話[l]、平定話[l]）、喉塞音（如吳語、粵北土話）及鼻音（如吳語溫州話[ŋ]、徽語[n]），而這些語音形式有時亦伴隨小稱變調（如湯溪話[55]、麗水話[45]）。就語用功能而言，「小稱」顧名思義就是指事物較小或較少者。然而隨著語言演變及語法化的進行，小稱的功能便進一步虛泛化，表示名詞或動詞化標記、程度上的輕微、情感上的親密、輕蔑或厭惡等功能（曹逢甫 2006）。

就如同一般的小稱，徽語小稱在功能上也已走向虛化，除可以指小或指少之外，亦可表示暱稱或蔑稱，區別詞義或詞性，或用於長輩或同輩年長者以示尊敬等功能，然而徽語各方言的小稱所具備的功能未必相同。徽語的小稱形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小稱變調，一種是兒化音變，有些方言僅用其中一種形式來形成小稱，有些則用兩者疊加的方式形成。以屯溪與休寧兩地方言為例，不論原來本調為何，小稱變調一律為中升調，績溪、歙縣、祁門等地方言亦有小稱變調的情形。

就兒化音變而言，根據趙日新（2004）的調查，徽語的鼻化小稱形態多樣，而且從自成音節的兒綴發展到附著於詞基（base）的兒尾，歷經（1）所列的數個重要發展階段，各個階段的例子如（2-5）所示<sup>4</sup>。

---

<sup>4</sup> 關於徽語小稱的研究，尚有錢惠英（1991）、伍巍&王媛媛（2006）、劉麗麗（2008）等。

## (1) 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發展階段

初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合併階段	去合併階段	鼻化階段
CV + ni/ŋ	CV:n	Cṽn/ŋ	Cṽ
旌德、建德	岩寺、溪口	屯溪、休寧、黟縣	壽昌、婺源

ˊ = 小稱變調    ṽ = 鼻化元音

## (2) 建德：趙日新（2004: 240）

ho ŋ	蝦兒	t <sup>h</sup> u ŋ	兔兒
tsu ŋ	桌兒	pie ŋ	小辮

## (3) 岩寺：趙日新（2004: 240）

tɕi + n → tɕi:n	雞兒	p <sup>h</sup> iɔ + n → p <sup>h</sup> iɔ:n	杓子
ue + n → ue:n	小堅果	k <sup>h</sup> ua + n → k <sup>h</sup> ua:n	筷子

## (4) 屯溪：趙日新（2004: 241）

so + n → son	繩子	ia + n → ian	燕子
xɔ + n → xɔn	蝦子	mɤ + n → mɤn	貓兒

## (5) 壽昌：趙日新（2004: 243-244）

t <sup>h</sup> ie + n → t <sup>h</sup> iä	蝴蝶	tiɣ + n → tiä	鳥
---	----	---------------	---

旌德、建德等地方言，小稱詞是由詞基後接自成音節的「兒綴」形成，此時的小稱兒綴是一個韻律字（prosodic word），有其自身的聲調，因而能獨立於詞基之外，這時候通常不會引起任何的音韻變化。隨後，由於語義虛化的影響，小稱兒綴的語音形式產生弱化，歷經了一個失本調的過程，從兒綴轉變為兒尾，並開始往詞基方向拼合，產生如岩寺、溪口等地方言的 CV:N 小稱。這個階段也是整個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時期，元音延長即為最佳證明。若從傳統音節結構（CGVX）的角度來看，CV:N 在漢語裡明顯地是一個有標形式（marked form），但這個結構的存在也說明 CV:N 是由音節合併而產生的<sup>5</sup>。屯溪、休寧、黟縣、壽昌（部分）等地方言，詞基後面收一個[n]尾，但元音沒有延長現象產生，這代表小稱兒尾與詞基更緊密結合。到了第三階段，小稱鼻音已從一個音段轉化為使元音鼻化的鼻音特徵。

<sup>5</sup> 漢語加綴構詞易造成非典型的音節結構（Lin 2004），CV:N 即其中之一。然而文獻上對於 CV:N 的長度一直處於爭論狀態，CV:N 可能是一個長音節（方松熹 1986, 1993）、二個音節（Duanmu 1990）、或一個大音節（侍建國 2002）。Lin（2004）則將之視為 1.5 個音節。

近一、二十年來，不論是共時或歷時的語言演變，均已成為音韻學研究中主流議題之一（Coetzee & Pater 2008），而語言多變的共時形態提供了觀察語言歷時變化的最佳材料，這正是對漢語方言小稱研究的最佳寫照，透過觀察小稱詞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便可推論其歷時變化（diachronic change）的過程。誠如錢曾怡（2002）所言，語言展現的地域差異往往是語言發展的歷史投影。小稱詞在語言歷時研究的角色近年來已獲得學界廣泛的認同，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是小稱詞的研究整體來說還存在兩項不足之處值得更進一步探究。其一、大部分的小稱文獻都僅止於個別方言語法、語意、構詞的靜態描寫（曹逢甫 2006；李巧蘭 2007），理論分析則較少受到關注，更不用說是小稱詞演變背後的動機了。其二、語言的「共時」與「歷時」為一體之兩面，然而小稱詞的研究卻有落入共時與歷時二分的趨勢，真正結合這兩個面向的研究並不多見。徽語小稱的研究也面臨相同的困境，相關研究（錢惠英 1991；趙日新 2004；伍巍&王媛媛 2006；劉麗麗 2008）或僅止於靜態的語料描寫，或僅歸納演變方向但卻不知演變動機，結果便是難以一窺語言理論與方言材料的相互呼應。有鑑於此，本文欲從優選理論的觀點出發，探究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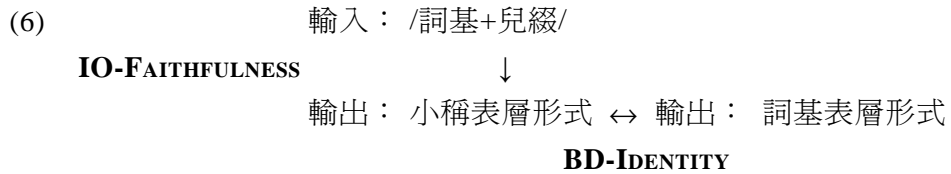
### 3. 優選理論

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是九〇年代才發展起來的音韻理論，其理論架構包含輸入項、衍生器、評估器及優選項（McCarthy 2002；Prince & Smolensky 2004）。當給予任何輸入項，衍生器便可產生無限多個候選項，這些候選項經由評估器的「和諧性評估」（harmonic evaluation）後挑選出最佳輸出項。評估器中包含了一組語言之間共通的、可違反的制約，制約的排序層級越高，即代表該制約的地位越重要，越不能為候選項所違反<sup>6</sup>。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不同語言（或方言）對於這些制約有其自身特定的（language-specific）排序層級。換句話說，語言（或方言）之間的不同導因

<sup>6</sup> 優選理論裡有兩類最常使用的制約類型，即忠實性制約與標記性制約。前者要求輸入項的特質保留在輸出項中，因而使輸入項與輸出項之間建立起相似性與關連性。簡言之，忠實性制約是詞彙特性（lexical properties）的保護者，以便於使語言形式之間能保有更多的區別性。反觀，標記性制約則要求輸出項符合在人類語言的普通現象上所建立起來的結構限制，例如 ONSET（音節一定要有首音）與 \*CODA（音節絕不能有韻尾）。這兩類制約彼此互動（但並不一定相互衝突），即構成優選理論分析語言時的核心手段。

於制約排序層級的差異。此外，優選理論主張，不論是共時變異或歷時演變，語言變化都可以透過制約的重新排序(*reranking*)而獲得解釋(McCarthy 2002; McMahon 2000, 2003)。本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說明徽語鼻化小稱的共時階段與歷時變化，實際上就是制約層級重新排序後的結果。

在介紹完優選理論之後，接著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採行的分析架構，如(6)所示。以下，我們就先對(6)裡所涉及的一些主要概念進行說明，以期能更瞭解後續的分析。



(6) 裡有兩類對應關係(*correspondence*)的存在，即 *IO-Faithfulness* 與 *BD-Identity*。前者要求輸入項裡的語法特徵(*grammatical features*)保留在輸出項中，而後者則要求兩個輸出項(在本文中，指的是詞基與小稱)在某些語法特徵上保持一致，即一般所謂的「輸出－輸出對應」(*output-output correspondence*, *OO*)。小稱詞的形成，除了涉及輸入項(即/詞基+兒綴/)與輸出項(即小稱詞的表層形式)之間的對應之外，也可視為是詞基與小稱詞之間彼此競爭的過程。這是因為詞基與小稱詞都是可以獨立存在的(*free-standing*)輸出項，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構詞上的相關性，因此小稱詞的輸出形式必定有許多語法特徵忠實地與詞基輸出形式相互對應，兩者在語音形態上追求彼此之間最大的相似性，這樣的特點正好符合 *OO* 的架構<sup>7</sup>。*OO*

<sup>7</sup> *OO* 的優點在於處理音系不透明現象(*phonological opacity*)，但本文所列舉的徽語小稱並未涉及這類現象，似乎採用 *IO-Faithfulness* 便可進行分析，然而基於下列原因，本文仍採用 *OO*。第一，*OO* 的雙層次架構(即 *IO* 與 *OO*)符合小稱詞形成的構詞層次。換言之，在 *OO* 架構下，輸出項既可單獨與詞基，也可與整個小稱詞產生對應關係，這與小稱詞的形成(詞基+n → 小稱)正好相符。再者，雙層次的架構亦可用來分析鼻化小稱中可能的歷史演變層次問題，儘管這個問題在徽語鼻化小稱裡仍有待深入的調查研究。第二，當面對更複雜的小稱變化時(如韻母變化)，*OO* 的優點便能顯現出來。就徽語而言，雖然溪口、黟縣、壽昌等地方言形成小稱時有部分韻腹發生音質變化，但是由於調查還不是太完全，總得來說還是比較混亂，規律性還不是那麼強，所以不好解釋這個問題，所以這裡舉同性質且規律性較強的吳語義烏方言來作說明。與岩寺方言一樣，義烏方言小稱詞的形成是透過加鼻音尾並輔以元音延長，如/tɕi → tɕi:n/‘小雞兒’與/me →

已廣泛應用於語言分析當中，有許多文獻可供參考（Benua 1995, 1997；Kenstowicz 1996；McCarthy 1995；McCarthy & Prince 1999；Steriade 1996）。

瞭解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之後，我們將對本文所採用的制約進行說明，如（7）所列，其中某些制約在排序層級上的變動與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有密切關係。另外，為了避免中文譯名上的差異，以下所有制約名稱還是以英文呈現。

(7) a. 忠實性制約（S：詞基，D：小稱詞）

MAX-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能有任何音段刪除。

DEP-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能有任何音段插入。

INTEGRITY-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允許音段（分裂）延長。

ANCHOR-BD(L): 與詞基相比，禁止小稱詞左界音段增刪<sup>8</sup>。

b. 標記性制約

\*V<sup>oral</sup>N: 禁止口元音與鼻音的組合。

\*V<sup>nasal</sup>: 禁止鼻化元音。

---

me:n/‘梅兒’，此時元音的音質並未改變。但是當詞基的韻腹為 VG 或 VN 時，小稱詞裡的元音只允許是三個中元音[e, o, ə]其中之一（如/sai → se:n/‘桌兒’、/dau → do:n/‘刀兒’、/ban → be:n/‘瓶兒’），至於是哪個中元音出現則需視詞基韻腹而定。以/ai/與/au/為例，當[n]尾併入小稱詞時，音節結構的限制使得[i]與[u]遭到刪除，但是這兩個音的〔±後〕的特徵值卻被保留下來，最後並決定小稱詞中的元音是[e]或是[o]（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鄭明中（2009））。這個例子很明顯的說明，OOC 模式對於韻腹音質發生變化的小稱詞更加適用。雖然目前本文所舉的例子並未涉及音段刪除與特徵展延等較複雜的衍生過程，但是同為鼻化小稱，類似的情況必然也存在徽語中，採用 OOC 便可同時含蓋變與不變的問題。

<sup>8</sup> 關於 ANCHOR 制約，有二點需要進行說明。第一，ANCHOR 的功用與 ALIGNMENT 相同（Kager 1999:137）。根據 McCarthy & Prince（1995），ANCHOR 可以包含 ALIGNMENT，所以本文採用 ANCHOR。第二，ANCHOR 本應左右對稱（即 ANCHOR-BD(L)與 ANCHOR-BD(R)），但是根據 Nelson（2003）在分析複製（reduplication）與截短（truncation）等語言現象時表示，左、右邊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不對稱關係（inherent asymmetry），只有左界對齊的 ANCHOR(L)才是必要的，而右界是否對齊則視與其它因素（如重音、韻步）互動關係而定。雖然徽語鼻化小稱的形成與重音或韻步（foot）無關，但是本文亦採取 Nelson（2003）的觀點，認為在 ANCHOR-BD(L)與 CONTIGUITY-BD（小稱詞的音段連續性必須保持，不允許中間增音）的相互作用下，小稱詞綴自然被迫出現在小稱詞的右界上，因此本文僅單獨提出 ANCHOR-BD(L)。

(7)裡的兩個標記性制約是在類型學或語音學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主要用來處理鼻音前元音鼻化與否，或鼻化元音出現與否等問題。由於徽語小稱是透過加入小稱鼻音而形成，且小稱詞後續的發展又與上述兩個問題密切相關，可見這兩個制約的重要性。另外，就制約的排序層級而論，MAX-BD 與 ANCHOR-BD(L)都是高層級的制約，這是因為詞基原有的音段在小稱詞中完全保留，且小稱詞的左界禁止任何音段增刪。反觀，小稱詞加[n]尾、元音延長、元音鼻化等問題必然對 DEP-BD、INTEGRITY-BD、\*V<sup>nasal</sup>、\*V<sup>oral</sup>N 等制約造成排序層級上的變動，本研究接下來的論述重點即在此。

#### 4. 徽語小稱的優選理論分析

現在，我們將要說明如何應用優選理論來分析徽語鼻化小稱。我們的分析將完全呼應優選理論的核心概念，即共時形態差異導源於制約之間的不同排序。

##### 4.1 第一階段：CV:N（分裂階段）

第一階段的 CV:N 小稱在詞基右界上增生小稱鼻尾[n]並延長元音，此舉違反 DEP-BD 及 INTEGRITY-BD，但違反是可允許的，所以 DEP-BD 及 INTEGRITY-BD 一定位於低層級。此外，鼻化元音並未在這個階段出現，所以 \*V<sup>nasal</sup> 勢必位於高層級。又，CV:N 違反 \*V<sup>oral</sup>N，因為鼻音前元音並未鼻化，但是這項違反是可容忍的，\*V<sup>oral</sup>N 的排序層級也因此較低。目前為止，制約排序層級初步整理如下：MAX-BD, ANCHOR-BD(L), \*V<sup>nasal</sup> >> DEP-BD, INTEGRITY-BD, \*V<sup>oral</sup>N。

上述的這些制約是否就足以用來分析徽語小稱呢？當然不是。徽語小稱是透過詞基加上[n]尾形成，小稱鼻音尾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小稱詞的重要辨識要素（曹志耘 2001）。所以，為確保小稱鼻音出現，MAX[nas]就非常重要。MAX[nas]是一個忠實性制約，主要功能在於掌控徽語小稱中小稱鼻尾或小稱鼻化的出現。簡單地說，只要小稱詞含有鼻尾或鼻化特徵，就不會違反 MAX[nas]。雖然 MAX[nas]與傳統 MAX 制約僅作用於音段的作法不同，但是 MAX[F]制約為 Lombardi (2001) 及 Zhang (2000, 2001) 所採用，均獲得相當好的分析結果。由於徽語各個小稱發展階段都有鼻尾或鼻化特徵，因此 MAX[nas]一定位於最高的排序層級。(8) 為目前與 CV:N 小稱有關制約的排序。我們以岩寺方言的[tɕi:n]‘雞兒’為例，在(9)的競選表( evaluation tableau)



中進行評估。

(8) 第一階段 (CV:N) 的制約排序 (暫時)<sup>9</sup>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sup>nasal</sup>

>> DEP-BD, INTEGRITY-BD, \*V<sup>oral</sup>N

(9) 輸入: /tɕi+n/ 詞基: [tɕi]	MAX[nas]	*V <sup>nasal</sup>	DEP-BD	INTEGRITY-BD	*V <sup>oral</sup> N
a. tɕi	*!				
b. tɕĩ		*!			
☞ c. tɕin			*		*
d. tɕĩn		*!	*		
? e. tɕi:n			*	*	*
f. tɕĩ:n		*!	*	*	

從 (9) 的競選表中清楚顯示，候選項 (9a) 違反高層級的 MAX[nas]，因為 (9a) 裡沒有小稱鼻尾或鼻化特徵出現。候選項 (9b)、(9d) 與 (9f) 因為鼻化元音的出現而違反 \*V<sup>nasal</sup>，因而無緣成為優選項。根據 (9) 的競選表，(9c) 比 (9e) 更加“和諧” (harmonic)，因為 (9e) 多違反一個低層級的制約。然而這樣的結果是有問題的 (以☞標示)，因為真正出現在岩寺方言的優選項應是後者而非前者。仔細比較 (9c) 與 (9e) 後發現，候選項 (9c) 已在音段上完全忠實於輸入值 /tɕi+n/，這似乎說明還存在一個制約條件，而 (9e) 即是這個制約條件所追求的目標結構。那麼，這個制約條件會是什麼呢？

我們注意到，CV:N 這個時期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屬於過渡階段，是徽語小稱由雙音節往單音節結構發展的必經階段，而這個階段往往也會產生漢語所不允許的音節結構 (Lin 2004)。那麼，這個非典型的結構是什麼呢？如果 [tɕi:n] 是優選項，那麼將它與 [tɕin] 對比之下，這個特殊結構就顯而易見，那就是由音節合併所形成的元音延長 (V:)。如果元音延長是成功選取優選項的關鍵，那麼還有另一項問題有待釐清：為什麼要延長元音呢？元音延長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嗎？事實上，元音延長能用來標示構詞與音韻的介面

<sup>9</sup> 徽語小稱不會違反 MAX-BD 及 ANCHOR-BD(L)，因此以下所有的競選表均省略這兩個制約。

(McCarthy & Prince 1986; Hayes 1989; Kenstowicz 1994)，最典型的例子當屬「補償性延長」(compensatory lengthening)。以(10)的Luganda的語料為例，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元音延長的位置正好就是構詞介面(Clements 1986)<sup>10</sup>。

(10)	li + ato	lja:to	船
	ki + uma	kju:ma	金屬物體
	mi + aka	mja:ka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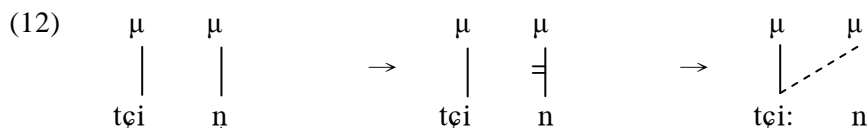
回到徽語小稱，小稱詞尾併入詞基使詞基原有的音節結構擴大，再加上漢語至多只允許一個子音當作韻尾，所以元音延長便成為填補擴大後的音節結構的最佳策略。再者，元音延長的構詞方式在漢語方言的加綴構詞(affixal phonology)裡極為常見，諸如兒尾、子尾、Z變韻、D變韻等音韻現象，在詞尾與詞基以拼合或融合的方式形成單音節詞的過渡時期，都有合音後元音延長的情形(Lin 1993; 陳寧 2006; 賀巍 1989; 侯精一 1985; 田希誠 1986; 王希哲 1997; 王洪君 1999, 2004; 吳建生 1997; 張娟 2005)。(11)中聞喜話與晉城話的子變韻便是很典型的例子(王福堂 1999:185)。

(11)	聞喜話	晉城話
	pi <sup>31</sup> 杯 + u <sup>0</sup> 子	pi:əu <sup>241</sup> 杯子
	p <sup>h</sup> æ <sup>213</sup> 盤 + u <sup>0</sup> 子	p <sup>h</sup> æ:u <sup>551</sup> 盤子
	fɿŋ <sup>31</sup> 瘋 + u <sup>0</sup> 子	fɿ:u <sup>241</sup> 瘋子
	tɕi <sup>33</sup> 雞 + ə <sup>0</sup> 子	tɕi:ə <sup>35</sup> 雞子
	xu <sup>213</sup> 狐 + ə <sup>0</sup> 子	xu:ə <sup>35</sup> 狐子
	tɕyə <sup>2</sup> 橘 + ə <sup>0</sup> 子	tɕy:ə <sup>53</sup> 橘子

由此可知，元音延長是構詞引發音韻變化的特殊標記，這個標記也正是音節合併所留下的最顯著特徵。那麼，元音延長該如何透過制約來表示呢？我們主張採用 MAX-IO-μ 這個標記性制約（即輸入項的 μ 必須保留在輸出項中，不可刪除）。要說明這個制約的合理性必須從小稱詞的演變過程下手。徽語小稱一開始是透過詞基加上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而形成的。據 Duanmu (1990) 的看法，類上海方言（吳、徽、贛語）裡的韻律字均含有一個音節重量單位，即莫拉(mora)。所以，在徽語小稱的初始階段，小稱詞綴本身

<sup>10</sup> 「補償性延長」通常與莫拉(mora)位置上的音段刪除或音節重新劃分有關。以(10)為例，第一個音節的元音所在位置是具有莫拉的，然而[i]滑音化(glide formation)成[j]後，與其前的輔音共同形成音節首的輔音串(onset consonant cluster)，其所留下的莫拉位置，則由後方的元音透過展延(vowel spreading)來填補，因而才有元音延長的情況。

含有一個莫拉。當小稱詞綴因失去聲調而轉變為詞尾附加於詞基之際，詞綴本身的莫拉並沒有立刻消失，但是因為小稱鼻尾這個時候已無法承載音節的重量單位，元音便因此展延形成 CV:N 小稱，所以徽語 CV:N 小稱的形成實際上就是一種類似於「補償性延長」的語言現象，整個音節重新分配的過程如 (12) 所示。



因此，我們認為 MAX-IO- $\mu$  在這個過渡階段裡促使詞基元音延長。那麼，MAX-IO- $\mu$  應該位於哪一個層級呢？由於這個過渡階段裡的元音都有延長的情形，所以 MAX-IO- $\mu$  一定位於高層級的位置。目前為止，第一階段 CV:N 小稱的制約層級如 (13) 所示，(14) 為 (13) 的制約層級下所產生的競選表。從 (14) 的競選表可以清楚得知，除優選項 (14e) 外，其他的候選項皆違反 MAX-IO- $\mu$  或其他高層級制約，所以 (13) 可以正確選出這個階段的小稱形式<sup>11</sup>。

(13) 第一階段 (CV:N) 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sup>nasal</sup>, MAX-IO- $\mu$   
 >> DEP-BD, INTEGRITY-BD, \*V<sup>oral</sup>N

<sup>11</sup> 以下所有的競選表的輸入項裡皆含有兩個莫拉，我們將其省略以簡化表述。至於 MAX-IO- $\mu$  是否遭到違反則視候選項裡的元音是否延長來決定。因為徽語裡只有元音才能承載音節重量單位，所以單元音 (V) 即視為僅含一個莫拉，元音延長 (V:) 則含兩個莫拉。

(14) 輸入：/tɕi+n/ <sup>12</sup> 詞基：[tɕi]	MAX [nas]	*V <sup>nasal</sup>	MAX-IO-μ	DEP -BD	INTEGRITY- BD	*V <sup>oral</sup> N
a. tɕi	*!		*			
b. tɕĩ		*!	*			
c. tɕin			*!	*		*
d. tɕĩn		*!	*	*		
☞ e. tɕi:n				*	*	*
f. tɕĩ:n		*!		*	*	

#### 4.2 第二階段：CVN（去分裂階段）

CVN 與 CV:N 兩類小稱有很多雷同之處，例如小稱詞的右界增加了小稱詞尾[n]及無鼻化元音，因此制約大多維持著與 CV:N 相同的層級，如 MAX[nas]、ANCHOR-BD(L)、MAX-BD、DEP-BD、\*V<sup>nasal</sup> 及 \*V<sup>oral</sup>N。然而 CVN 並無元音延長現象，因此 INTEGRITY-BD 的層級勢必往上提昇，從而產生符合漢語音節結構的小稱詞。再者，INTEGRITY-BD 的提昇迫使 MAX-IO-μ 往下降，此舉一方面說明不再需要元音延長這個過渡性標記，另一方面也代表詞基與小稱詞尾更緊密結合。(15) 為 CVN 小稱的制約層級，(16) 為徽語屯溪話 [k<sup>h</sup>wan]‘筷兒’在 (15) 的制約層級下所產生的競選表。

##### (15) 第二階段（CVN）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sup>nasal</sup>, INTEGRITY-BD  
 >> DEP-BD, MAX-IO-μ, \*V<sup>oral</sup>N

<sup>12</sup> 細心的讀者可能注意到，競選表中並未清楚標示小稱鼻音[n]是否帶有莫拉（mora）。關於這個問題，在此有一個操作需要事先說明。本文所有的競選表中均假定，競選表輸入項中的鼻音/n/一開始都是帶有莫拉的，但是候選項裡的[n]均不帶莫拉，這是因為\*Dim-[n]-μ（禁止小稱鼻音帶有莫拉）這個制約的作用。在小稱發展的過程中，\*Dim-[n]-μ一開始是位於低層級的位置，因為小稱鼻音[n]在初始階段時是帶莫拉的，然而後來小稱鼻音因失去本調而產生弱化，同時也失去了承載莫拉的能力，\*Dim-[n]-μ的位階因而提升，高層級的\*Dim-[n]-μ也排除掉任何小稱鼻音[n]帶莫拉的候選項，故本文省略此部分。另外，還有一個本文略而未提的制約是\*3μ（不允許三個莫拉的音節），這個制約可以排除任超重（super heavy）音節，不論是詞基或是小稱。

(16) 輸入：/k <sup>h</sup> wa+n/ 詞基：[k <sup>h</sup> wa]	MAX [nas]	*V <sup>nasal</sup>	INTEGRITY -BD	DEP -BD	MAX-IO-μ	*V <sup>oral</sup> N
a. k <sup>h</sup> wa	*!				*	
b. k <sup>h</sup> wã		*!			*	
☞ c. k <sup>h</sup> wan				*	*	*
d. k <sup>h</sup> wãn		*!		*	*	
e. k <sup>h</sup> wa:n			*!	*		*
f. k <sup>h</sup> wã:n		*!	*	*		

(16b)、(16d) 與 (16f) 因鼻化元音出現而違反高層級的 \*V<sup>nasal</sup>。(16a) 與 (16e) 則分別違反 MAX[nas] 與 INTEGRITY-BD 而無法成為優選項。候選項 (16c) 是 (15) 的制約層級下最後勝出的優選項，縱使它違反了所有低層級的制約，但是它滿足所有高層級的制約。所以，(15) 的制約層級可正確選出這個階段的小稱形式。

#### 4.3 第三階段：Cṽ（鼻化階段）

很明顯地，第三階段徽語小稱的辨識要件在於元音鼻化，鼻化特徵來自發展過程中被刪除的小稱鼻尾。從自主音段的角度而言，刪除鼻音後所留下的鼻音特徵展延至前方的元音載體上。在制約層級方面，Cṽ 並未違反 DEP-BD，因為小稱詞尾不再以詞基右界的插入音段出現，DEP-BD 的層級也因而提昇，然而元音鼻化卻使 \*V<sup>nasal</sup> 的層級因此降低。第三階段的制約層級如 (17) 所示，(18) 的競選表則以壽昌 [li]‘梨兒’為例，從中可以清楚顯示 (17) 的制約層級成功選出 (17b) 為優選項，其他候選項皆因違反高層級制約而遭到排除。

##### (17) 第三階段（Cṽ）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DEP-BD, INTEGRITY-BD  
 >> MAX-IO-μ, \*V<sup>nasal</sup>, \*V<sup>oral</sup>N

(18) 輸入：/li+n/ 詞基：[li]	MAX [nas]	DEP -BD	INTEGRITY -BD	MAX-IO-μ	*V <sup>nasal</sup>	*V <sup>oral</sup> N
a. li	*!			*		
☞ b. lĩ				*	*	
c. lin		*!		*		*
d. lĩn		*!		*	*	
e. li:n		*!	*			*
f. lĩ:n		*!	*		*	
g. lĩ:			*!		*	

綜上所述，雖然徽語鼻化小稱表面形態不同，但是不同的表面形式其實是由相同制約的不同排序所造成的，我們將各個階段的制約排序總結如(19)。

(19) 第一階段 (CV:N) 的制約排序 (分裂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MAX-IO-μ, \*V<sup>nasal</sup>

>> DEP-BD, INTEGRITY-BD, \*V<sup>oral</sup>N

第二階段 (CVN) 的制約排序 (去分裂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INTEGRITY-BD, \*V<sup>nasal</sup>

>> DEP-BD, MAX-IO-μ, \*V<sup>oral</sup>N

第三階段 (Cṽ) 的制約排序 (鼻化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DEP-BD, INTEGRITY-B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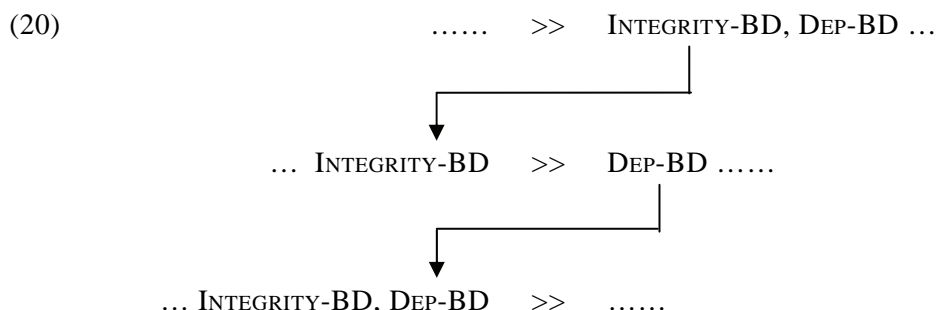
>> MAX-IO-μ, \*V<sup>nasal</sup>, \*V<sup>oral</sup>N

#### 4.4 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優選理論觀點

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制約排序的異動可以解釋語言歷時演變階段。從(19)裡的制約互動情形來看，MAX-IO-μ 及 \*V<sup>nasal</sup> 兩個制約的逐一下降與徽語小稱的發展階段有一對一的呼應，從第一階段兩者都是高層級到第三階段均變為低層級。但若把眼光移至「輸出－輸出對應」忠實性制約上，則情況變得更有意思了。在所有「輸出－輸出對應」忠實性制約裡，INTEGRITY-BD 與 DEP-BD 的層級特別重要，因為它們與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有著決定性的關係。以下我們分階段來進行論述。

從第一階段發展到第二階段的過程中，INTEGRITY-BD 的層級有著重要的角色。若低，則此時的小稱詞帶有非典型的 (non-canonical) 音節結構

(CV:N)；若高，則產生符合漢語音節結構 (CGVX) 的小稱詞。更明確點說，INTEGRITY-BD 的提升促使小稱詞朝向一個簡化音節結構的方向發展，從較有標的 CV:N 發展到相對較無標的 CVN。同理，從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段的過程中，DEP-BD 的層級就相當重要。DEP-BD 的層級高低會涉及鼻音以何種形態出現。若低，則為音段；若高，則為鼻音特徵。先就音節結構來討論，DEP-BD 的層級由低到高代表音節更進一步簡化 (CVN→Cṽ)，形成一個泛語言所喜好的核心音節 (core syllable)。所以，整個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過程可以簡化為 (20)，階段與階段之間的發展可以視為是 INTEGRITY-BD 與 DEP-BD 逐一提升的結果<sup>13</sup>。



更重要的是，忠實性制約的向上提升正好呼應「輸出一輸出對應」的理論核心，即要求兩個輸出對應項之間必須保持相同或相似。換言之，在徽語小稱的演變過程中，每當「輸出一輸出對應」制約的層級由下往上提升時，就代表小稱詞在語音形態上更進一步弱化，更朝詞基的方向靠攏。

<sup>13</sup> 在這裡，我們欲對兩個讀者可能的疑問加以說明。第一，徽語小稱演變的過程中音節簡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音節簡化是一種標記性概念，似乎應由標記性制約來處理（如\*CODA 或\*CODA<sup>Complex</sup>）。然而與詞基相比，小稱詞的音節結構本來就“相對”複雜。因此，當小稱詞往詞基的方向演變，音節結構的簡化是必然的。第二，為什麼是制約的提升 (constraint promotion) 而非制約的下降 (constraint demotion) 呢？這是分析架構的不同使然。若本文採用 IO-Faithfulness 制約，從小稱詞輸入項 (/詞基+兒綴/) 與輸出項 (小稱表層形式) 之間的對應來探討徽語小稱的演變，則適用制約下降模式。理由在於小稱詞輸入項裡的語法特徵（特別是鼻音）在不同階段遭到不同的磨損，無法忠實地保留在輸出項中，而所違反的相關 IO-Faithfulness 制約的層級勢必下降。

## 5. 結語

優選理論主張語言或方言的不同導因於制約排序上的變動，本文透過對徽語鼻化小稱的分析清楚闡釋這項理論特點。從歷時的角度來看，各個階段的鼻化小稱透過一組相同制約（ $*V^{nasal}$ 、 $*V^{oral}N$ 、 $MAX-IO-\mu$ 、 $MAX[nas]$ 、 $ANCHOR-BD(L)$ 、 $MAX-BD$ 、 $DEP-BD$ 、 $INTEGRITY-BD$ ）的不同排序都獲得適當的詮釋。這正好呼應 McMahon（2000）的看法：語言的歷時演變即制約排序的改變。此外，整個發展過程中，從合併到去合併再到鼻化，直接支持「輸出一輸出對應」的核心概念。再者，如本文開頭所言，大部分的文獻都僅止於個別方言語法、語意、構詞的描述，理論分析則較少受到關注。本研究不僅結合小稱詞共時與歷時的研究，更進一步使方言語料與語言理論相互呼應。

除上述發現外，還有三項重要議題需要後續研究的持續關注。第一、本研究所呈現之優選理論分析，雖然可以成功解釋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但卻無法跳脫古典優選理論（Prince & Smolensky, 2004）的侷限，亦即無法描繪變動中的（variable）語法體系。古典優選理論主張，語言的語法體系是由「完全排序制約」（totally ordered constraints）所組成，「完全排序制約」可以確保每個輸入項只有一個優選項，但是也間接承認語言的語法體系是靜態的。換言之，在這種理論的框架下不允許語言演變的過渡階段存在。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語言演變是一個逐步而緩慢的過程，過程中一定會經歷一些過渡階段。我們舉徽語小稱來說明，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個 CVN 及 C $\tilde{v}$ 兩可的過渡階段，如歙縣[tɕ<sup>h</sup>ian<sup>55</sup> ~ tɕ<sup>h</sup>iã<sup>55</sup>]‘茄兒’、[k<sup>h</sup>uan<sup>324</sup> ~ k<sup>h</sup>uã<sup>324</sup>]‘筷兒’（伍巍 & 王媛媛 2006:71）。因此，如何將徽語小稱之靜態、動態語法體系結合即為後續研究的重點之一<sup>14</sup>。

第二、根據趙日新（2004）的預測，徽語小稱的兒化音變正逐漸走向消失的階段，最後階段可能只剩下小稱調，小稱鼻音或鼻化均會消失。事實上，徽語績溪方言正處於這個階段（如 ki<sup>213→55</sup> ‘小狗’、kui<sup>213→55</sup> ‘小鬼’）。然而兒化音變與小稱變調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以吳語喉塞化小稱為例，喉塞音產生的兒化音變比起小稱變調出現得早，而且喉塞音在後

<sup>14</sup> 事實上，古典優選理論可將制約維持不排序（an undominated order）來說明語言變化，但是這樣的做法僅止於表層描寫，深層的演變動機及動態的演變過程則無法獲得完善的解釋，因此後來有許多新的想法不斷提出，如 Anttila（1997, 2007），Boersma & Hayes（2001），Hayes & Wilson（2008），Holt（1997, 2003）及 Pater（2008）。



續發展階段中消失經常導致小稱高調的產生(陳忠敏 1992; Dell 1977; Hirata 1983; Matisoff 1970)。易言之,喉塞成分與小稱調之間具有同源關係。對於鼻化小稱而言,鄭張尙芳(1981)與曹志耘(2002)主張吳語小稱調是兒綴、鼻尾或鼻化韻小稱弱化後的補償形式,廣東信宜、高州、賀州及廣西玉林、容縣等地粵語鼻化小稱亦有相同的演化(李健 1996; 邵慧君 2005; 周祖瑤 1987; 葉國泉 & 唐志東 1982; 陳小燕 2006; 覃正 1996)。徽語小稱的演變情況似乎也是相同的。徽語小稱初期僅有兒化音變,中期則以兒化音變與小稱變調相互疊加,後期則僅剩下小稱變調,可見徽語兒化音變的消失似乎也以小稱調的產生作為代償。伍巍&王媛媛(2006)主張徽語兒化音變與小稱調之間不具有同源關係,理由是日前尚未發現任何徽語小稱有[n]尾(或鼻化)與小稱變調可交互使用的形式。由於徽語的調查尚未全面,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同源關係,又或僅是老派往新派發展的過渡,這些問題都需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本文雖然發現制約條件的提升直接支持「輸出—輸出對應」的核心概念,但是另一項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制約條件的提升是否也代表徽語小稱功能虛泛化的階段,或徽語小稱在地理上的分布呢?關於小稱詞功能虛泛化這個問題,由於演變方向繁多,而且目前調查尚未有相關統計,要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當然也就值得後續的關注與整理。但是關於徽語小稱的地理分布,卻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以「徽州方言」為例,目前從文獻上已調查過的方言點來看,我們發現徽語小稱的發展階段“大致”有與地理分布相互呼應的傾向,就是由安徽省旌德、績溪往西南方向,經過安徽省岩寺、屯溪、休寧、祁門等縣市鎮,最後到達江西省婺源。換言之,我們提出的制約條件提升亦可從方言地理學的角度來討論。再者,這樣的分布是否與歷史移民因素有關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 參考文獻

- Anttila, Arto. (1997). Deriving variation from grammar. In *Variation, Change and Phonological Theory*, ed. by Frans Hinskens, Roeland van Hout, and Leo Wetzels, pp.35-6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Anttila, Arto. (2007). Variation and optionality.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honology*, ed. by Paul de Lacy, pp.519-5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ua, Laura. (1995). Identity effects in morphological truncation. I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8, ed. by Jill N. Beckman, Laura W. Dickey and Suzanne Urbanczyk, pp.77-136. Amherst, Mass.: Graduate Linguistic Student Association.
- Benua, Laura. (1997). *Transderivational Identity: Phono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hD dissertation.
- Boersma, Paul, and Bruce Hayes. (2001). Empirical tests of the gradual learning algorithm. *Linguistic Inquiry* 32:45-86.
- Clements, George N. (1986).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and consonant germination in Luganda. In *Studies in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ed. by Leo Wetters and Engin Sezer, pp.37-77. Dordrecht: Foris.
- Coetzee, Andries, and Joe Pater. (2008). The place of variation in phonological theory. [ROA#946]
- Dell, François. (1977). The fate of the entering tone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Cambridge: MIT PhD dissertation
- Hayes, Bruce. (1989).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in moraic phonology. *Linguistic Inquiry* 20:253-306.
- Hayes, Bruce, and Colin Wilson. (2008). A maximum-entropy model of phonotactics and phonotactic learning. *Linguistic Inquiry* 39:379-440.
- Hirata, Shoøji. (1983). “Diminutives” and tone sandhi.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1:43-57.
- Holt, David Eric. (1997). *The Role of the Listener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 An Optimality-Theoretic Accoun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Holt, David Eric. (ed.) (2003). *Optimality Theory and Language Chang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Kager, René. (1999). *Optimality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Blackwell.
- Kenstowicz, Michael. (1996). Base-identity and uniform exponence: Alternatives to cyclicity. In *Current Trends in Phonology: Models and Methods*, ed. by Jacques Durand and Bernard Laks, pp.363-393. University of Salford Publications.
- Lin, Yen-hwei. (1993). Degenerate affixes and templatic constraints: Rime change in Chinese. *Language* 69:649-682.
- Lin, Yen-hwei. (2004). Chinese affixal phonology: Some analyt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4:1019-1046.
- Lombardi, Linda. (2001). Why place and voice are different: Constraint-specific alternations in optimality theory. In *Segmental Phonology in Optimality Theory*, ed. by Linda Lombardi, pp.13-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1970). Glottal dissimilation and the Lahu rising tone: A tonogenetic case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13-44.
- McCarthy, John. (1995). *Extensions of faithfulness: Rotuman revisited*. [ROA#110]
- McCarthy, John. (2002). *A Thematic Guide to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2007). *Hidden Generalizations: Phonological Opacity in Optimality Theory*.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86). *Prosodic Morphology*.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and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5). Faithfulness and reduplicative identity. In *Papers in Optimality Theory*, ed. by Jill Beckman, Laura Walsh Dickey, and Suzanne Urbanczyk, pp.249-384. Amherst, Mass.: Graduate Linguistic Student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9). Faithfulness and identity in prosodic morphology. In *The Prosody-Morphology Interface*, ed. by René Kager, Harry van der Hulst, and Wim Zonneveld, pp.218-3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Mahon, April. (2000).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Mahon, April. (2003). When 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In *Optimality Theory and Language Change*, ed. by David Eric Holt, pp.121-142.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Nelson, Nicole Alice. (2003). *Asymmetrical Anchoring*. New Brunswic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hD dissertation.
- Pater, Joe. (2008). Gradual learning and convergence. *Linguistic Inquiry* 39:334-345.
- Prince, Alan, and Paul Smolensky. (2004).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 Steriade, Donca. (1996). Paradigm uniformity and the phonetics-phonology bound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sup>th</sup> Conference in Laboratory Phonology, Evanston, Illinois.
- Tesar, Bruce, and Paul Smolensky. (2000). *Learnability in Optimality Theory*.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Zhang, Jie. (2000). Non-contrastive features and categorial patterning in Chinese diminutive suffixation: MAX[F] or IDENT[F]? *Phonology* 17.3:427-478.
- Zhang, Jie. (2001). *The Effects of Duration and Sonority on Contour Tone Distribution: Typological Survey and Formal Analysi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 方松熹 (1986), 〈浙江義烏方言的“n”化韻〉, 《中國語文》1986 年第 6 期, 442-446。[Fang, Song-xi. (1986). The nasalized rimes of the Yiwu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6: 442-446.]
- 方松熹 (1993), 〈浙江吳方言裡的兒尾〉, 《中國語文》, 1993 年第 2 期, 134-140。[Fang, Song-xi. (1993). The suffix *er* of the Wu dialects, Zhejiang Provinc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3.2: 134-140.]
- 王希哲 (1997), 〈昔陽話的子變韻母和長元音〉, 《語文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53-55。[Wang, Xi-zhe. (1997). Zi rime change and long vowel in the Xiyang dialect. *Linguistic Research* 1997.2: 53-55].
- 王洪君 (1999),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Wang, Hong-jun. (1999). *Non-linear Phonology of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王洪君 (2004),〈從山西聞喜的小方言差異看 Z 變音的衰變〉,《語文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1-7。[Wang, Hong-jun. (2004). The decay of Z sound change: Based on the dialectal differences in the Wenxi dialect. Shangxi Province, *Linguistic Research* 2004.1: 1-7]
- 王福堂 (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Wang, Fu-tang. (1999). *The Sound Changes and the Linguistic Strata in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Yuwen Press.]
- 王福堂 (2004),〈徽州方言的性質與歸屬〉,《中國語文研究》,第 17 期, 1-7。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Wang, Fu-tang. (2004). Properties and affinity of the Huizhou dialects. *Chinese Languages Studies* 17:1-17.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平田昌司 (1998),《徽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Hirata, Shoøji. (1998). *Study of the Huizhou Dialect*. Tokyo: Haowen Press.]
- 田希誠 (1986),〈山西和順方言的子變韻母〉,《中國語文》,1986 年第 5 期, 371-373。[Tian, Xi-cheng. (1986). Zi rime change in the Heshun dialect, Shangxi.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5: 371-373]
- 石汝杰 (2000),〈徽州方言研究的重要成果—讀《徽州方言研究》〉,《語言研究》,2000 年第 2 期, 124-127。[Shi, Ru-jie. (2000). Signific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Huizhou dialects: Reading. *Study of the Huizhou Dialect, Linguistics Study* 2000.2: 124-127.]
- 伍巍 (1994),《論徽州方言》。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Wu, Wei. (1994). *On the Huizhou Dialects*.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伍巍、王媛媛 (2006),〈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語言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 67-72。[Wu, Wei, and Yuan-yuan Wang. (2006). Study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Hui dialect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6.1: 67-72.]
- 江巧珍、孫承平 (2003),〈徽語區方言的特點與成因初探〉,《黃山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4 期, 46-53。[Jiang, Qiao-zhen, and Chen-ping Sun. (2003).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of the Huizhou dialects.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5.4: 46-53.]

- 吳建生(1997),〈萬榮方言的「子」尾〉,《語文研究》,1997年第2期,48-52。  
[Wu, Jian-sheng. (1997). The *zi* suffix in the Wanrong dialect. *Linguistic Research* 1997.2: 48-52.]
- 李健(1996),〈鑒江流域粵語的“兒”後綴與高升調〉,《方言》,1996年第3期,216-219。[Li, Jian. (1996). The diminutive suffix and the high-rising diminutive tone in the Yue dialects in the Jianjiang basin. *Dialect* 1996.3: 216-219.]
- 李榮(1989),〈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1989年第4期,241-259。[Li, Rong. (1989). The groupings of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 1989.4: 241-259.]
- 李巧蘭(2007),《河北方言中的“X-兒”形式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Li, Qiao-lan. (2007). *Study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Hebei Dialects*. Jinan: Shangdong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邵慧君(2005),〈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方言》,2005年第4期,337-341。  
[Shao, Hui-jun. (2005). An overview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Maoming dialect, Guangdong Province. *Dialect* 2005.4: 337-134.]
- 侍建國(2002),〈浙江義烏話的“-n”尾韻及其音變〉,《方言》,2002年第2期,169-176。[Shi, Jian-guo. (2002). The ‘-n’ tail and its sound change in the Yiwu dialect, Zhejiang Province. *Dialect* 2002.2: 169-176.]
- 周有斌(2000),〈漫說徽語〉,《文史知識》,2000年第6期,497-500。[Zhou, You-bin. (2006). On the Hui dialect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000.6: 497-500 ]
- 周祖瑤(1987),〈廣西容縣方言的小稱變音〉,《方言》,1987年第1期,58-65。  
[Zhou, Zu-yao. (1987). Diminutive sound change in the Rongxian dialect. Guangxi Province, *Dialect* 1987.1: 58-65.]
- 孟慶惠(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Meng, Qing-hui. (1997). *Recordings of Anhui Province: Language*. Beijing: Fangzi Press.]
- 侯精一(1985),〈晉東南地區的子變韻母〉,《中國語文》,1985年第2期,130-137。[Hou, Jing-yi. (1985). *Zi rime change in southeastern Shangxi*.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5.2: 130-137.]
- 侯精一(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Hou, Jing-yi.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唐麗麗(2006),〈影響安徽方言分區的若干因素探析〉,《巢湖學院學報》,2006 年第 5 期,141-145。[Tang, Li-li. (2006). Analyzing several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dialectal groupings in Anhui Province. *Chaohu College Journal* 2006.5: 141-145.]
- 袁家驊(1983),《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Yuan, Jia-hua. 2001. *An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Wenzhi Gaige Press.]
- 張娟(2005),《河南和山西方言中的 Z 變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Zhang, Juan. (2005). *Study of Z Rime Change in the Dialects in Henan and Shangxi*.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曹志耘(1997),〈嚴州方言語音特點〉,《語言研究》,1997 年第 1 期,86-95。[Cao, Zhi-yun. (199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Yanzhou dialect. *Linguistics Study* 1997.1: 86-95.]
- 曹志耘(2001),〈南部吳語小稱〉,《語言研究》,2001 年第 3 期,33-44。[Cao, Zhi-yun. (2001). Diminutives in Southern Wu. *Linguistics Study* 2001.3: 33-44.]
- 曹志耘(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Cao, Zhi-yun. (2002). *Phonology of Southern Wu*.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曹逢甫(2006),〈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學學報》,2006 年第 2 期,2-15。[Tsao, Feng-fu. (2006). 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Chinese Linguistics* 2006.2: 2-15.]
- 陳寧(2006),〈山東博山方言的子變韻及相關問題〉,《方言》,2006 年第 4 期,316-322。[Chen, Ning. (2006). Zi rime change and its related issues in the Boshan dialect, Shangdong Province. *Dialect* 2006.4: 316-322.]
- 陳小燕(2006),〈廣西賀州本地話的“-兒”尾—兼論粵語小稱形式的發展和演變〉,《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1 期,72-76。[Chen, Xiao-yan. (2006). On the diminutive suffix of the Hezhou dialect, Guangxi Province.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42.1: 72-76.]
- 陳忠敏(1992),〈寧波方言“蝦豬雞”類字聲調變讀及其原音—兼論漢語南方方言表小稱義的兩種語音形式〉,《語言研究》,1992 年第 2 期,72-77。[Chen, Zhong-min. 1992. On the change of lexical tones and its cause for words in class of “shrimp, pig, chick” in Ningpo, and the two types of diminutive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Linguistics Study* 1992.2: 72-77.]

- 覃正 (1996),〈容州白話特點談〉,《廣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 年第 2 期, 73-78。[Tan, Zheng. (1996). On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ngzhou dialect. *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6.2: 73-78.]
- 賀巍 (1989),《荻嘉方言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He, Wei. (1989). *Study of the Huojia Dialect*.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葉國泉、唐志東 (1982),〈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 1982 年第 1 期, 47-51。[Ye, Guo-quan, and Zhi-dong Tang. (1982). Sound changes in the Xinyi dialect. *Dialect* 1982.1: 47-51.]
- 趙日新 (1997),〈徽州民俗與徽州方言〉,《民俗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78-80 & 85。[Zhao, Ri-xin. (1997). Folklores and dialects in Huizhou. *Folklore Studies* 1997.3: 78-80 & 85.]
- 趙日新 (2004),〈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文萃—方言卷》, 曹志耘主編, 238-246。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Zhao, Ri-xin. (2004). Diminutive sound change in the Hui dialects. In *Selected Paper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on Chinese Dialects*, ed. by Cao, Zhi-yun, pp. 246-255.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趙日新 (2005),〈徽語的特點與分區〉,《方言》, 2005 年第 3 期, 279-286。[Zhao, Ri-xin. (2005).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groupings of the Hui dialects. *Dialect* 2005.3: 279-286.]
- 劉麗麗 (2008),〈安徽休寧縣溪口方言的兒化現象〉,《牡丹江大學學報》, 第 17 卷第 8 期, 40-42。[Liu, Li-li. (2008). The diminutives in the Xikou dialect, Xiuni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17.8: 40-42.]
- 鄭明中 (2009),〈義烏方言鼻化小稱詞之優選理論分析〉,《華語文教學研究》, 第 6 卷第 2 期, 1-22。[Cheng, Ming-chung. (2009). An optimality-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Yi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6.2: 1-22]
- 鄭張尚芳 (1981),〈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 1981 年第 4 期, 40-50。[Zhengzhang, Shang-fang. (1981). Sound change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Wenzhou dialect, Part 2. *Dialect* 1981.4: 40-50.]



- 鄭張尙芳（1986），〈皖南方言的分區(稿)〉，《方言》，1986 年第 1 期，8-18。  
[Zhengzhang, Shang-fang. (1986). The groupings of the dialects in southern Anhui. *Dialect* 1986.6: 8-18].
- 鄭張尙芳（2002），〈徽語〉，《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侯精一主編，88-11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Zhengzhang, Shang-fang. (2002). Hui dialects. In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ed. by Hou, Jing-yi, pp. 88-115.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錢惠英（1991），〈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方言》，1991 年第 2 期，200-203。[Qian, Hui-ying. (1991). Diminutive sound change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Tunxi dialect. *Dialect* 1991.2: 200-203.]
- 錢曾怡（2002），《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Qian, Zeng-yi. (2002). *Hanyu Fangyan Yanjiu de Fangfa yu Shijian* [Methods and Practic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審查：2010.6.4 修改：2010.9.5 接受：2010.10.21]

鄭明中

Ming-chung Cheng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一號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1, Lien-da Rd. 36003 Miaoli

mccheng@nuu.edu.tw

##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Nasalized Diminutives in the Hui Dialects: An Optimality-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ing-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nasalized diminutives in Hui under optimality theory (O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Hui nasalized diminutives is first reviewed, and then OT is applied to these nasalized diminutiv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ifferent diachronic stages of the nasalized diminutives in Hui result from reranking the same set of constraints ( $*V^{nasal}$ ,  $*V^{oral}N$ , MAX-IO- $\mu$ , MAX-BD, DEP-BD, MAX[nas], ANCHOR-BD(L), INTEGRITY-BD). Furthermore, INTEGRITY-BD and DEP-BD are by far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all constraints. The change of their rankings accounts for the motivation of the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Hui nasalized diminutives.

**Key words:** Hui, diminutive, nasalized, optimality theory, diachrony, correspondence